**品读文字里的年味**

春节八事

冯骥才

总有人问我年是怎么过的，我想不如写篇文字，谁问给谁看，省得说来说去重复自己。待提起笔来，忽想到清人李光庭在《乡言解颐》中写过的“新年十事”。“新年十事”写的是当时的风俗，我写的“春节八事”是个人过年的惯例。

一、郊区市集走一走

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年年腊月十五日起，都要到郊区逛逛农民的集市。农民集市有规定的日子，或逢三或逢五或逢七，各有所依，所以我每年所去的集市不一定相同，反正大多在城西静海、独流、杨柳青一带。为的是感染一下年的氛围和劲头。要说年味浓，还得到乡间。看着姑娘媳妇们挑选窗花，迎头差点撞上一位扛着猪头的兴冲冲的大汉，年的气息便扑面而来。这几年常在外边考察，有时会错过腊月底逛城郊的集市。但在外边要是赶上车站成千上万民工回家过年，也会感受到年意的实实在在。

二、天后宫前转一转

天后宫一直是天津过年的中心。年的中心就是生活做梦的地方。近十余年，这里的剪纸空前兴盛，天津人脑筋活，手巧艺高，花样翻新，在年文化日渐淡薄之际，剪纸便担当起点染年意的主角。故而每到腊月，我都会跑到宫前的大街上走走转转，挑选几张可意的剪纸，再买些这里的传统过年的用品如香烛绒花之类，把年的味道带回家中。

三、装点房间

年的氛围离不开装点。拿吊钱福字门花灯笼之类把房间里里外外一布置，年的架势就拉开了。记得在三十年前精神与物质都是最贫乏的时候，年根底下，下班回家，便会见到一卷花花绿绿的纸放在门槛前，打开一看，有剪纸楹联和吉祥图画，不用说，这是老友华非自写自画自刻自剪然后给我送上门来。他知道我这点年的情怀。

每逢此时，我还会把一些画挂在墙上。一是几幅珍藏多年的古版杨柳青年画。比如道光版的《高跷图》、咸丰版的《麟吐玉书》和《满堂富贵》等等，我喜欢从这些老画上感受昔日的风情。再有便是王梦白1927年画的《岁朝清供》。画面上边一株老梅桩，枝劲花鲜；下边一盆白描的水仙，笔爽色雅。长长一轴，画风清健，是其上品。有意味的是画上的题句：“客况清平意自闲，生来淡泊亦神仙，山居除夕无它物，有了梅花便过年。丁卯除夕写此。王云梦白。”这幅画既有年的情致也有文人的追求，难得的是除夕之作，所以年年腊月都要高悬此轴，以此为伴，度过佳节。

四、备年货

每进腊月，友人们便笑道：“大冯又忙年了。”年的心理是年货要备得愈齐全愈好，以寓来年的丰足。备年货时母亲是重点。母亲住在弟弟家，所以多年来一直要为母亲备足八样年货一一送上。大致是玉丰泰的红绒头花，正兴德的茉莉花茶，还有津地吊钱，彰州水仙，宁波年糕，香烛供物，干鲜果品，生熟荤腥。母亲今年九十高寿，应让她尽享与寿同在的美好的生活与年意。

五、祭祖

除夕之夜，祭祖是必不可少的。上世纪末去宁波老家省亲时，同族的一位姐姐叫冯一敏赠我四幅祖宗像。画像是明代的，气象高古，人物极有性格，应是杰作，因使我能够跨越近六百年，得见先祖容颜。自此，年年都要悬挂这几幅祖先像，像前摆放供案，燃烛焚香，以示感恩之情。昔时，家中有一牌位，刻着“天地君亲师”五个字。时至今日，除去“君”已不必再拜。“天地”、“亲”和“师”还是要拜的。我们的生命受惠于它们呵。所以年年除夕，祭拜天地师祖，必不可少。

六、写写画画

从初一开始，至少有三四天是属于自己的。平时上门找我的，多为公事。此间放假没有公事，我个人的事——写写画画——便像老朋友一般来到眼前。一时笔墨仿佛都会说话。这几年，一些篇幅长些的文章和大画都是这几天干出来的。当然我还得关掉手机和座机。这一来，一种清静的感受从眼前耳边直至心底，真像是“与世隔绝”，亦可称之为“关门即深山”。我还嘲笑自己“大隐于世”呢。

七、文人雅集

每年初五，由老城区的政府做东，由我出面，邀集专攻津门地方历史文化的学者雅集一堂，这已成了津门文化界的一个“年俗”。南开区是津地本土文化最深切的地方，学者们自然乐意在此一聚。见面作揖，彼此拜年，谈古论今，快意非常。大家平时各忙各的，一年一度难得相见。这些“地方通”比方杨大辛、张仲、崔锦等等都是活的历史，近两年开始注意吸收年轻学者加入其中。历史文化总要代代传承。

八、接地气

逢到初六，我会到图书大厦或别的什么地方为读者签名。作家与读者既是被书本连接又是被书本隔开的知己。没有知己的作家无法成活。所以我每年初六都要为读者公开签名一次。签售的书是当年出版的新作，此外还有年年与今晚报文化部合作的“贺岁书”。是日，与热心读者相逢相见，签名留影，甚是亲切。有了读者，作家的心才踏实，故我称这种活动为“接地气”。往往签名一两个小时，直签得手腕酸软，心头却热烘烘。

随后就要带着这几天盈满心头的温暖的气息与年挥手告别。

春节前有记者问年该怎么过？我笑着反问，过年还用人教吗？我的答案是，从来年是有情日，谁想过年谁想辙。

乡年夜排山倒海的炮声。